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七　　子部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蕭志鴻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七

文學部六 詔 敕附 制誥 章奏 表 書記 檄 移 圖 讖 符

詔一 敕附

增易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書曰文命敷于四海　史記管仲傳曰下令如流水之有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　後漢書陳忠疏薦周興曰

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　中説問易篇曰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人智博通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　文心雕龍詔策篇曰淵黙黼扆而響盈四表惟詔策乎

又曰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

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詔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變伐則聲有洊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

又曰戒敕為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文受敕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誥勿得依違曉治要矣

周必大宋文鑑序曰典冊詔誥則欲溫厚而有體

潛確類書照人之闇曰詔　王褘文訓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諭為王言渙為大號

又曰一字之褒沛滈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萬里

詔二 敕附

增書曰舜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 文心雕龍詔策篇曰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誥也敕者正也 文章緣起曰詔起秦時 漢書武

帝紀贊曰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又匡衡傳曰諸見罷珠崖詔書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　蔡邕獨斷曰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為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　又曰戒書戒敕州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為戒敕也

世皆名此為策書失之遠矣　南史傳曰顔晃字元明陳天嘉初累遷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　隋書傳曰李德林字公輔周武帝嘗於雲陽謂羣臣曰我常日惟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止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　唐書傳曰張昌齡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名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悦又曰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于邵以其文推異等曰

後當司詔令　又曰孫逖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為代言最而逖又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　又曰徐安貞開元中為中書舍人集賢學士每上屬文作手詔多令安貞視草　又曰徐浩肅宗立由襄州刺史名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詞贍速而書法至精帝喜之　又曰劉瑑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刀遽成辭皆允切　又曰韋承慶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

令未嘗著稾　又曰李德裕字文饒善為文章其處機急武宗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　又曰杜讓能僖宗時方關東兵興書詔叢浩讓能屬思精敏處事値機無所遺箅帝倚重焉　五代史傳曰李琪為梁太祖翰林學士征伐四方所下詔書皆琪所為下筆輒得太祖意　又曰張文蔚是時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誥四方獨守大體　宋史傳曰劉一止為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

辨　又曰張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為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誥命殆無以過也　金史傳曰韓昉雖貴讀書未嘗去手善屬文最長於詔冊　又曰党懷英能屬文工篆籀章宗曰近日制詔惟党懷英最善移刺履進曰進士擢第後習吏事不復讀書近日始知為學矣　元史傳曰徐世隆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咨訪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其手　又曰張文謙為左丞

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　又曰曹元用文宗時草寛恤之詔帝覽而善之賜金織文綺　吾學編仁宗在東宫專志愛民細詢疾苦既即位盡行其志每一詔下萬姓歡呼　吳訥文章辨體序題曰發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告身也

詔三 敕附

增德音　實意 董仲舒賢良對策曰發德音下明詔 玉海太史公書高景二紀詔皆不書上

獨文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也

皁囊　紫囊漢詔紀綠綈方底用御史中丞印通官文書不著姓詔書皁囊施檢報書綠囊　徐彦伯送李嶠入都祔廟詩曰恩級青綸賜𥙷裝紫囊懸

紫泥　墨宣玉海晉詔書以青紙紫泥　李紳憶夜直金鑾奉詔詩曰墨宣外渥催飛詔草

定新恩促換題　天綍　雲章鄭惜同韋舍人早朝詩曰才良寄天綍　楊億汝州謝上表曰

騶參綸掖獲草芝函屬以充德彌文漢詞爾雅雲章有斕諒黼黻以何施天律惟精亦哇咬之罔棄　發

紫宸　下金鑾王昌齡箜篌引曰紫宸詔發遠懷柔搖筆飛霜如奪錦　李山甫詩曰紫泥飛

詔下金鑾　似六經　參兩漢杜甫詩曰黃麻似六經真德秀曰王言之體當以書之

誥誓命為祖而參以兩漢詔冊　原青筒詔敕　朱鈞施行晉八王故事云張方

逼上出謁宗廟主者奏尅日上以青筒詔敕中書曰朕體中不佳不堪出也　漢舊儀云詔書以朱鈎施行

增訓辭深厚　號令温雅　上詳詔二　漢書元帝紀贊曰號令温雅有古之風

烈　明見萬里　響盈四表　後漢書曰光武賜璽書與竇融當為子孫之謀勿存輔車之勢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下詳上　沈思無加　代言為最　南史傳曰傅縡字宜事掌詔誥為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遜　下孫詳上　自為文章　真大手筆　唐書傳曰蘇頲字廷碩帝愛其文曰卿所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蘇頲叙事外自為文章　玉海周益公擬加上尊號詔其頌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誠之固有脩文偃武合經緯之自然太上皇后云月齊日

以得天恒而能久坤順乾以配地是以廣生上再三稱奬謂數句用經語該括明備非御不能真大手筆也

王逵震恐 **德明斷拜** 唐書傳曰李德裕其處分機急武宗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非學士不能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敢弘曰宜為子孫之謀勿存輔車之勢元逵等受詔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稱親博功輒顧德裕道詔語以其切于事情能伐謀也　下見上

體務純厚 **辭皆允切** 唐書傳曰元稹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　下劉瑑見上

被旨即成 **援筆無滯** 唐書傳曰張九齡始張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後天子思其言召為集賢學士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旨即成　宋史傳曰徐鉉太平興國初從征太原軍中詔書填委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推之

後司詔令

世掌絲綸上詳詔二杜甫和賈至舍人早朝詩曰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喜如意出能所欲言唐書傳曰封敖屬辭贍敏不為奇澁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受傷若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喜其如意出賜以宮錦　元史傳曰王磐草縱囚詔帝喜曰此朕所欲言而不能若卿為朕言之嘉獎不已取酒以賜焉

天語丁寧　帝言郁穆歐陽脩詩曰丁寧天語深曠蕩皇恩濶　劉筠回賴州曾學士啟曰猥玷綸曹仍參霊職帝言郁穆殊無演暢之工王度清夷深積優游之幸

太平可待　文運其昌上夏竦事見五下曾公事見五

當令易曉　不尚新竒宋史真宗謂宰相曰詔下當令中外易曉如以老子為柱史永安為洛汭非也　呂祖謙曰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篤厚為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

新奇華巧而失大體

詔四

原渙汗大號見上詔一　其出如綸禮記緇衣篇云王言如綸其出如綸鄭注云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　黃紙手詔辛毘作曹肇傳明帝不豫肇侍疾寫為黃紙手詔以君輔政常令懷之　青紙詔書王隱晉書曰楚王瑋臨刑出青紙詔書示監刑劉頌曰此詔也受此本為社稷今更為罪頌亦哽咽　尺一詔書魏書夏侯元傳云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元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元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　五條詔書王隱晉書云武帝泰始四年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華五曰去人事

與庾公函封 語林云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亮誤致與王公王公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道王公乃進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出見王公

與王導敬白 晉中興書曰初顯宗幼沖見王導恒拜又帝與導手詔則曰敬白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永則

見詔歎曰聖主 東觀漢記第五倫傳曰倫每見光武詔書常歎曰此聖主也

奉詔驚喜踊躍 曹植表云即日奉手詔驚喜踊躍

闇不見事以此示之 釋名曰詔照也人闇不見事則有所犯以此照示使昭然知所由也

使自驚飭不敢廢慢 又曰敕飭也使自驚飭不敢廢慢也以上北堂書鈔

增語當意詳 唐書傳曰吳融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帝有指授叠十許稾融跪作詔少選成語當辭詳帝咨賞良厚

鮮

能赦詔金史正隆二十三年謂宰相曰制誥文字各以職事鋪叙皆有定式故易撰赦詔則鮮有能者見參知政事粘哥幹特對曰舊人已登第尚為學不輟令人一及第輒廢而不學

最長詔冊上

榻前具草元文類閻復至元二十三年除翰林學士屢詔至榻前面諭詔旨具草以進帝稱善

角樓草詔明紀洪熙元年四月時有至自南京者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帝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士奇對曰亦可令户部知之帝曰有司計國用必持不決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草詔用璽訖遣使賫行

詔五

增頌宋夏竦廣農頌曰景德三年春正月頒農田敕於

天下詔下之日鬼神稱慶太平之風旋踵可待

增碑宋歐陽修王文正神道碑曰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請以詔書責之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大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明宋濂侍郎曾公神道碑曰倭入寇戍將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公草詔歸其俘有中國一視同仁語上悦曰頃觀陶凱之文已起人意今曾復如此文運其昌乎

增䟽吾學編明王鏊䟽乞講學曰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詹翰如飛羣臣拱視

增序明徐一夔陶尚書文集序曰方是時天下大定朝廷務導宣恩意推序勲閥詔令典冊多出公手

制誥一

增尚書曰仲虺作誥　周官大祝六辭三曰誥　劉熙釋名曰上敇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也　史記

秦始皇本紀曰命為制令為詔　蔡邕獨斷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　又曰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惟赦令贖令名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吳訥文章辨體曰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諸侯王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　文章緣起曰誥漢司隸從事馮衍作　又傳論曰典誥命者以詞章典雅為先　文章辨體曰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　又曰宋

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詞必四六以便宣讀於廷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　中說貫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　朱子曰三代訓誥誓命皆根據學問敷陳義理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匠之制器也　權德輿曰書命者古先哲王所以發德音而賦百職也　潛確類書告諭令曉曰誥　眞德秀曰制誥皆王言也貴乎典雅溫潤用事不可深僻造議

不可繼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善矣

制誥二

增文中子曰漢之制志詔冊幾乎典誥　文心雕龍曰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　王安國曰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蘇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　隋書傳曰李德林字公輔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　宋史傳曰劉一止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辭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

為　又曰韓駒字子蒼宣和六年遷中書舍人入謝上曰近年為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　唐書傳曰蘇頲加知制誥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又何媿前人哉　又曰于邵知制誥朝有大典册必出其手　又曰許景先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　又曰賈曾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為蘇賈　又曰崔元

翰賓叅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詞深厚有典誥風　又曰高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稿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荅曰王言不可藏私室　又曰温彦博善辭令每聞四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誦然　又曰楊炎與常衮同時知制誥衮長於除書而炎善于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誥者稱常楊　又曰封敖時劉稹平李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敖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惑德裕以能明專任是以成功謂敖曰陸生恨文不逮意至

如君此等語豈易得耶解所賜玉滯贈之　又曰王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稾定　又曰穆宗立多言王仲舒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　五代史傳曰劉岳建言制詞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自請一切賜之百官有告身自岳始也　又曰崔棁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棁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　宋史傳曰李穆開寶六年知

制誥五代以來詞令尚華靡至穆獨用雅正悉矯其弊

又曰晁迥楊億嘗謂其所作書命無過褒得代言之體

又曰梁周翰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擢右拾遺

又曰綦崇禮樓鑰嘗序其文以為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

又曰王旦知制誥父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

又曰熊克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名諭曰卿制詞甚工且有體

又曰樓鑰年過

七十精敏絶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　又曰劉一止為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辦其草顔魯公孫特命制甚偉帝嘆賞為手書之　又曰王巖叟為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　又曰楊察敏於屬文其為制誥初若不用意及脫稾皆雅緻有體當世稱之　又曰王堯臣以文學進典内外制十餘年其為文詞温麗　又曰曾鞏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十數人人舉其職典約而

盡　玉海東坡制詞有議論　宋史傳曰鄧潤甫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　又曰周必大名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在翰林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儒臣之冠　又曰汪藻博極羣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為制詞人多傳誦　金史傳曰趙可入翰林一時詔誥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雅　元史傳曰王磐世祖即位首拔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　又曰李謙與徐世隆孟祺閻復齊名而謙

為首翰林學士王磐以其名聞名為應奉文字一時制誥多出其手　又曰歐陽元致和元年日直内廷凡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元手　又曰袁桷在詞林朝廷制冊勲臣碑銘桷之筆為多　又曰孟祺擢翰林應奉文字一時典冊多其所製　明紀洪武十六年與侍臣論歴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臣曰漢高不事詩書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是豈漢高所能及　吾學編傳曰蹇義字

宜之掌內制呈五臣及黄文簡公誥草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　又曰呂原字逢原秀水人入翰林時選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　又曰曹鼐寧晉人正統十一年入內閣與政典制文詞宏濶　又曰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　明紀吳中積宦至少師工部尚書性貪鄙其妻嚴正一日迎誥其妻拜

訖呼子曰將爾父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耶抑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歎曰翰林先生果不虛矣文中何嘗有清廉二字

制誥三

原丹鳳 紫泥銜五色詔封詔書 增揚堯言 敷禹命王珪謝知制誥啟曰慎漢制之頒期盡追於三代揚堯言之善使益頌于四方尚書大禹謨 號蘇貫 稱常揚俱見上 倣大誥 勝尚書北史曰自有晉之季文章浮靡周文欲草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皆至命蘇綽為大誥奏行之丁謂曰王二元之一日忽謂較元和長慶時名臣所行

詔誥有勝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曰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戒孥戮爾衆朕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於社又予則孥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

原次公宣意　相如視草

漢書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守時上垂意於理數下恩澤詔書霸宣布令人人知上意也　漢報淮南王書常召司馬相如視草

增朕舉一人　朝推無對

唐書傳曰顏師古以譴罷溫彥博為請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無憂乃以岑文本為侍郎專典機務　顏真卿孫遜集序其除庶子也苑咸草其制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為知言

雙日隻日　黃麻白麻

李肇國史補曰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冊免三公宰相命將制書並用白麻紙雙日起草隻日宣　唐會要中書以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

典雅溫潤

高簡粹純 眞德秀語見上 李漢老曰張樂全高簡粹純王禹玉溫潤典裁元厚之精麗穩密蘇東坡雄深秀偉皆制詞之傑然者

藻潤王度 增光國體 權德輿崔元翰集序曰藻潤王度則有詔誥 遼史傳曰李幹兄在汴密遣人名幹夜適至涿為徼巡者所得帝欲殺之高勳屢言於上曰幹富於文學方今少倫若留掌書命可以增光國體

西掖掌綸 北門持橐 見上朝推無對注 王安國上參政侍郎啟曰北門持橐三朝積潤色之功

得代言體 有古人風 晁迥見上 宋史傳曰彭汝礪詞命雅正有古人風

允契宸衷 雅稱上意 王之綱王磐贈官制曰入視草則允契宸衷播芬芳於簡冊 劉三吾宋訥墓志曰嘗同諸儒應制撰敕文畀僧道錄司領教事者十有六道雅稱上意超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

青編出

白雀　黄紙降蒼龍令狐楚書見後　炳重離之暉　含雲雨之潤文心雕龍曰故授官進賢則義炳重離之暉優文封敕則氣含雲雨之潤詳詔敕一　丹青生帝典　金玉鏗王度王禹偁詩云　文章等於訓傳　機事出於神明權德輿張建封文集序曰潞帥劉從諫死其子請爵爭地屢聞王廷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王赫斯怒公于是有代上黨之制有平晉陽之教文章等於訓傳云云

顯王言於典謨　彰帝範於國籍鄭亞李德裕會昌一品制序云云

制誥四

原天書詔書　天語　王命急宣王命　君命以上白帖　告四方

易后以施命告四方　**封康叔**　尚書武王封康叔作康誥　**下寬大**　後漢侯霸字君房為尚書令下寬大之詔四時之令霸所建也　**不稽留**　漢司隸校尉陽球為太尉敕尚書令名拜不得稽留尺一詔書　**增上皇誥**　唐書傳曰徐浩肅宗詔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詞贍速而書法至精帝善之又參太上皇誥冊寵冠一時　**穆宗制**　又曰崔羣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為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為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具言有能辦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賢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　**發號施令**　罔有不臧　**布德和令**　禮

必令視草　唐書傳曰張說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詞有所為必令視草　**多其視草**　宋史傳曰趙鼎為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　**白氏制樸**　王海

白氏制樸一卷居易裒類制事語以備撰述之用元稹詩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是也　玉堂制草又隆興元年翰林承旨洪邁撰序云是書自承平有之南渡以後泮散不屬始命綴輯凡將相之除拜后妃之封冊詔書之須發樂語之奏上　人舉其職胥輩見上　人渠之文布改之牓無不備具

得所宜見上文章三　一夕五制宋史傳曰應詔直學士院帝一夕詔蘇草麻五制皆就帝奇其才　一夕四制又曰倪思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並草除公卿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　雅宜代言玉海周益公初對玉音云向在王邸見卿詞科擬制雅宜代言不旋踵遂兼二字　最善制誥兌懷英見上　元白未足多歐陽脩謝絳墓志曰公於制誥尤得體世所謂常楊元白未足多也　誥命亦

不愧朱子曰南豐擬制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不愧

非通元不慊意唐書傳曰吳通元為起居舍人兼知制誥凡帝有談述非通元筆未嘗慊

非令狐不切旨又曰令狐楚傳學士出為華州刺史他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

沛然如時雨

穆然如景風劉禹錫韋處厚文集序曰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雅命將之誥嚴而毅云

灑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楊嗣復權公集序曰九年專掌詔誥大則發德音脩典則灑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中則褒才能敘官業區分流品申明勸誡無詭詞無巧語誠直溫潤真王者之言

潤色乾坤之容委輸海岳之廣曾肇啟曰潤色乾坤之容文雖不逮委輸山岳之廣志則有餘

制誥五

增詩唐令狐楚南宫夜直見李給事封題其日所下制敇知奏百在東省因以詩寄曰青編出白雀黄紙降蒼龍北極絲綸句東垣翰墨宗尚垂玄露點猶濕紫泥封焰眼凝仙燭馳心裹禁鐘

增表宋歐陽脩謝知制誥表曰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恩澤得以遍及者得非號令詔誥發揮而已哉然其為言也質而不文則不

足以行遠而昭聖謨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為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

增啟宋王珪謝知制誥啟曰竊思帝廟堂之尊富國家之盛而能鼓舞天下之動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文章號令風采恐未易講寥落之治追醇醲之風蓋在古二帝之遺書而大訓所基本在天太微之西掖而元命所淵微有如起兩都之隆致開元之楙其間詔書始下政事所施固多高文大冊之傳嘉謀讜議之益使王言溫

潤主澤汪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令於皇彌文
增狀宋蘇軾司馬温公行狀曰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
林學士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
明鄭濟華川王公行狀曰公諱禕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修官掌制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
增銘明楊士奇胡文公神道碑銘曰公職詞垣十有九
禩司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帝仁

章奏一

增尚書曰敷奏以言　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我后于內　劉熙釋名曰奏鄒也鄒狹小之稱　蔡邕獨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又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又曰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者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也　金樓子曰上書奏事者為文人也　文心雕龍宗經篇曰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　又定勢篇曰

章表奏議則凖的乎雅頌　又章表篇曰昔唐虞之世敷奏以言秦漢之間上書稱奏奏者進也言敷于下情達于上也　又曰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本辨析疏通為首强志足以成務博覽足以窮理酌古命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　陸機文賦曰奏平徹以閑雅

文選注曰謝恩曰章陳事曰表劾驗政事曰奏　宋祁治戒曰至于奏議箋記隨宜為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强也　周必大文鑑序曰奏疏表章取其直諒而忠愛

者　吳訥文章辨體曰按唐虞禹臯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言事者迨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是厥後進言者衆或曰上疏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洩則囊封以進

章奏二

原　伏蒲（伏青蒲奏事）削稾（漢孔光時有所言輙削其稾）字誤（漢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曰馬與尾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也）聞璽（璽於上聞）輒削

皆焚 魏志陳羣字長文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子弟莫能知之　晉羊祜字叔子嘉謨讜議皆焚其草故世人多莫能聞之

復逆　條對 周禮宰夫掌其禁令敘羣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復請也謂於朝廷奏事逆者逆受王命自下而上曰逆謂上書也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　條對急變聞急事也

持被　受錢 後漢馮豹字仲文為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嘗俯伏省閣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勑令勿驚之　漢陳湯字子公常受人金錢作章奏率以此敗

增皂囊　紫微 後漢書傳曰蔡邕上封事錄所施行七事詔問曰宜披露得失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章奏對王之綱王磐贈官制曰明斥權姦露奏重紫微之柄

凝霜　生風 文心雕龍奏啓篇曰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　王氏類苑傳

亢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不寐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云

金石丹青 陸贄翰苑集序曰其關於時政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 王禹偁懷賢詩曰魏公在諫垣上疏論得失七事若丹青詞切痛入骨魏公桑維翰也

原削本草 去副封 後漢樊宏字靡卿所上便宜及陳得失輒手自書寫削本草 魏相奏去副封以防壅蔽副封謂副本也以所上事一本與尚書謂之副封

聞吏竊草 使人可奏 漢師丹字仲公議改幣丹使吏書奏吏私竊其草丁傅聞之告丹上封事行道持其書遂策免丹 漢汲黯字長孺奏事上時在武帳不冠見黯起避使人可其奏其見敬憚也如此

賈誼露草 陳咸定奏 露草疏舉丞相元成言朱雲暴虐雲上書自訟陳咸為定奏章

增盛以錦囊 置於香几 五代

史周世宗紀曰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胸穀為賛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　玉海孝宗於羣臣章奏取其所當行者疏之小冊以示大臣或御使坐則置於香几羣臣皆得就觀

竄定數言　親書十事　唐書傳曰劉仁軌武德初河南安撫大使任瓌上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稾為竄定數言瓌驚異之　玉海曰寧宗龍潛時親書呂公著十事

章表殊健　表奏太浮　令狐楚薦齊孝若書曰詞賦甚精章表殊健外若坦蕩中甚畏慎　唐書傳曰高鍇文宗語侍臣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以戒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即以鍇為禮部侍郎

閑徹清密　春容暢達　又曰蘇味道裴居道為左金吾衛將軍倩味道作章攬筆而成閑徹清密當時盛傳　吾學編傳曰倪岳字舜咨錢塘人為文敏捷若不經意又長

於奏議一篇千言舂容暢達考古道今會文切理

二百餘奏　三十六體　唐書魏徵拜諫議大夫凡二百餘奏無不愷切當帝心　又曰李商隱初為文瓌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誇號三十六體

親知莫知所言　子姪罕窺其草　唐書傳曰裴遵慶諫而見從即內益畏雖親知但記其削稾疏數而莫知所言　程伯淳行狀曰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草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

馬周不取身後名　田錫不賣謗時直　唐書傳曰馬周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　宋史傳曰田錫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三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耶命悉焚之

章奏三

原子雲筆有餘力論衡云谷子雲張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　孔璋微為煩富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煩富　公車受章帝聞而怪潛夫論云公車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之曰廢農桑遠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例主簿告怨帝乃大怒謝承後漢書云寧陽主簿訴其縣令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謂陛下為臣父章百上終不見省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乃大怒　懷刀截章吳志太史慈字子義為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選慈以行慈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耶取

來視之吏殊不知其為郡使也因為取章葸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因與史共亡去後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

置章御坐 後漢周舉為平丘令上書言當世得失詞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為規誡 以上北堂書鈔

不及奏 蕭何守關中事有不及奏即以便宜施行之

先露章 漢何武字君公遷揚州刺史所舉奏千石必先露章服罪若為虧除免之其有不伏者方極法奏之

義真毀草 後漢皇甫嵩字義真前後上表陳諫有損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外也

文若焚草 魏志荀彧字文若以書陳事臨薨焚其草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

上忘倦 馬援善談說每奏事上聽之而忘倦也

帝與戲 郄詵對晉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第一猶桂林一枝昆山片玉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戲耳

請自

奏事 漢京房出為魏郡太守奏請無屬刺史得自乘傳奏事上初許之房論石顯五鹿充宗而上封事曰辛巳霧氣復乘太陽侵色己卯庚辰間必有隔絕臣不能乘傳奏事也

議所奏事 趙充國字翁孫每奏事上輒下其奏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二中什五最後十八

上言 上陳 草章 草奏 白奏 程奏 巧為奏 以上白帖

增高儉焚草 唐書傳曰高儉敏於占對奏議未嘗不焚草家人無見者

戴胄削稾 又曰戴胄所數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稾外莫知

置於禁中 玉海至和二年八月知諫院范鎮言先朝以御寶印紙給言事官使以時奏上以知得失而殿最之請據令御史諫官見員置章奏簿於禁中時觀省之

置之枕席 蘇軾冨鄭公神道碑曰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奸佞近忠良上親書詔答曰義忠

言讜理正文直苟非義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屏銘之肺腑終光是戒

鬚髮為白 范蜀公墓志銘曰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

毛髮森豎 周忱書鄒浩傳後曰予奉詔纂集歷代名臣奏議得宋右正言諫立劉后疏反覆幾二千言讀之使人毛髮森豎

皆班彪所為 後漢書傳曰竇融自河西召還京師光武問所上章奏誰與參之曰皆從事班彪所為

皆嘉貞所為 王氏類苑張嘉貞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循憲病之問吏曰此頗有嘉客乎吏以嘉貞對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他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曰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

剴切數百奏 李槩劉秉忠贈謚制曰剴切數百奏

剴切三千牘 張以寧送館朝憲使之淮西詩各中其理曰剴切三千牘飛揚四十春

學力盡在是矣蘇軾司馬溫公行狀曰公上疏論脩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

治道盡在此矣玉海淳熙十三年正月詔趙汝愚進所纂集國朝名臣奏議君道至邊防終之以總議凡一百五十卷目錄五卷孝宗諭宰相周必大等曰治道盡在此矣

數條漢興以來便宜前漢書傳曰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

封上建武以來章奏後漢書傳曰肅宗建初八年正月詔東平中傅封蒼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

覽太原奏辨楚所為唐書傳曰令狐楚李說嚴綬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德宗

善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

覽淮南奏知昉所作宋史傳曰李昉周顯德二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昉為記室世宗每覽軍中章奏愛其詞理明白知為昉所作師還擢為主客員外郎

覽章因訪其後又曰王禹偁字元之真宗嘗覽禹偁章奏盡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以嘉言對即台對擢大理評事

覽奏歎不同時楊士奇滁州重建醉翁亭記曰仁宗在東宮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歎

仁人用心如此程顥答示草奏書曰辱示奏稾足以見仁人君子之用心深切如此

忠厚為國如此明紀弘治十七年帝云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華奏章先朝大臣其忠厚為國如此

馬仲削稾宋史傳曰馬仲凡有建明輒削其稾人罕知之

韓琦存稾王氏類苑韓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稾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

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稾

口占指授迭中機宜吾學編傳曰楊一清字應寧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千疏口占指授迭中機宜

口占授吏曲當事情又曰王越字世昌濬縣人以邊功封威寧伯長於吏事判案章奏口占授吏曲當事情

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文心雕龍奏啓篇曰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治農晁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云云

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又曰後漢羣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

表一

增劉熙釋名曰下上言曰表思之於内表施於外也
蔡邕獨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三曰表
又曰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又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某甲文多用編兩行文少
以五行詰尚書通者也公卿校尉諸將以下不言姓大
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　又曰章表皆聯封其言
密事得皂囊盛　文選注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
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三代已

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　文心雕龍定勢篇曰章表奏議則准的乎雅頌

潛確類書思内表外曰表　明紀洪武六年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命中書省學作二表頒為天下式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書切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麗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雖欲變之而未能近時詔誥

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甞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詞所掩自今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悉從典雅

文章辨體曰漢晉皆用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用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體亦各異焉　又曰表文以簡潔精緻為先

表二

原孔璋殊健詳章奏　阮瑀之俊典論云陳琳阮瑀之章奏書記今之俊也

樂假潘筆潘取樂旨

又曰樂廣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意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潘不假樂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五字悅服

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鍾會察其所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

操筆便成

後魏董紹傳云孝武崩周文與百官上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沖不許周文曰為文能動至尊惟董公耳乃命紹為第三表紹操筆便成表奏文帝乃允

口占上表

高堂隆集云隆寢疾篤口占上疏曰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臣觀黄初之際天兆其成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

使君國典兵往往碁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諸呂之亂寔頼朱虛斯蓋前代之明監也

手書謝表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遜位手書謝表深陳德薄不足以奉宗廟充小君之位也以上北堂書鈔

增天英筆金史傳曰李經字天英兩舉不第拂衣去南渡後其鄉師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

孝孺筆吾學編傳曰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建文君即位召拜禮部侍郎賜御書怡老堂扁及髹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謝略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未見几杖之頌自令將杖以戒噎則思四方或有饑饉之民憑几以安身則思一物容有失所之歎或曰此孝孺筆也

戒浮華見章奏二表奏太浮注

歎切直王安石讀江南錄曰兒時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讀之詞意切直忠臣之言

手不輟筆見上文章

四露布手不暫停注

操筆立成 南史傳曰劉之遴字思貞時張稷新除尚書託任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援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名位必當過我也

三軍感泣 見敏速白刃之中注

丞相驚服 宋史傳曰王應麟度宗即位授禮部郎官草百官表舊制請聽政四表以上宰相諭旨增撰三表應麟操筆立就丞相總護還辭位三道使者立以俟應麟從容援之丞相驚服

不可多得 又曰和嵘時摹印儒行篇以賜新及第人及三館臺省官皆上表稱謝上時御便坐出表以示宰相而嵘與張洎尤稱上旨因謂李昉曰宰相子勤學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嵘者不可多得也遂以本官知制誥

所未嘗見 金史傳曰完顏畾大定二十年詔曰太師畾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即位以來所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錄

義士多之 唐書傳曰李翰張巡死睢陽人媢其功以

為降賊爾宗未及知翰傳廻功狀表上之帝由是感悟而廻節大白於世義士多之

天下壯之

蘇軾蜀公墓志銘曰公忤安石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上謝表其畧曰望陛下以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壯之

柳慶白鹿表

三國典略曰柳慶領記室北雍州獻白鹿都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靡麗逮於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相述不已相公柄民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其弊慶操筆立成詞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尚可移況才子耶

徐渭白鹿表

明詩紀事徐渭字文長山陰人為少保胡宗憲莞書記海上獲白鹿二少保屬令文長為表并他幕客所撰鄙致所善某學士以文長表進世宗覽之大悅益寵異少保少保亦以是重文長

以華艷治罪

隋書傳曰李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於是上書曰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

文翰並宜實録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圴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莫不鑽仰墳索棄絶華綺

厭織巧頌式　吾學編太祖厭表箋多訣詞纎巧命右賛善王俊華撰定頌天下

前後三百餘事　合璧事類後漢皇甫嵩字義真前後上表陳論有損益者三百餘事皆手書不宣於外也

同日二十餘人　王氏類苑盧詢祖同日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

孔珪以示謝朓　南史傳曰謝朓好奬人才會稽孔顗祖有文章未為時人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

楊遵彥以示陸卬　見文章二

清臣豫搆遺表　唐書傳曰顔真卿字清臣周曾康秀才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志祭文

文正不求恩澤　歐陽

脩王文正公神道碑曰遺表不求恩澤

不畏三思草表 唐書傳曰岑羲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若衆畏三思不敢為草獨羲為之詞義勁切

不為龎勛草表 又曰溫庭皓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龎勛反以刃脅庭皓使為表求節度使皓紿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答曰吾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笑熟視曰儒生有膽耶吾動衆百萬無一操檄乎更使周重草表

世祖覽而奇之 陳書傳曰徐伯陽字隱忍天嘉二年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宴安都令伯陽為謝表世祖覽而奇之

太祖覽而異之 吾學編傳曰陳廸字景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為郡學訓導嘗為郡草萬壽表太祖覽而異之

公卿表疏多句於億 宋史傳曰楊億年十一名試授秘書省正字公卿表疏多句文於億名稱

益著兩府箋奏多命草之又曰崔遵度為壽春郡王友真宗車駕朝陵掌留司名表時稱為工自是兩府箋奏多命草之

凡十八表皆孟陽為文又曰周孟陽為濮王宫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賢厚禮重之會除知宗正寺力辭凡上十八表皆孟陽為文

表凡十上皆子安起草明詩紀事皇甫涍字子安在儀制時貴溪及宗伯請建儲表凡十上皆子安起草貴溪由是當世宗意得超拜

既其身文亦且國華文心雕龍曰原夫章表之為用所以對揚王廷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亦且國華

可謂成文可謂德音翰林論曰表宜以遠大為本不以華藻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書記一

原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廣雅曰書記曰書

增劉熙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之簡紙示不滅也　又曰記紀也紀識之也　蔡邕獨斷曰相見無期惟是書疏可以當面　揚子法言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唔唔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夬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

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　又曰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荅劉歆志氣盤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又曰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游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　顔氏家訓雜藝篇曰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　李充起居誡曰牀頭書疏亦不足視或是他私密事縱能不宣誰與明之若有泄露則傷之者至矣　潛確類書

序曰言如意曰書　又曰言志曰記　文章辨體曰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總名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茍不具之于書則安能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辨難懇到可以為脩詞之助至于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荅問之言率多乎進脩之實又豈止于文辭而已

書記二

原漢書曰蘇武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求武等匈奴言武已死後漢使至匈奴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顧左右而驚謝　又曰陳遵為河南太守既至官遣從史乃名善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授書吏且省官事數百封親疎各有意　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故時人云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　吳録曰

王宏為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號曰王獨坐

蜀志曰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占授作書皆有意使人讀史漢諸書聽之通知其義往往論説不失其旨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為洛陽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廻避　典略曰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馬上具草書呈之太祖覽畢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張華別傳曰大駕西征鍾會至長安華

兼中書侍郎從行掌軍事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語林曰殷羡字洪喬作豫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之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　嵇康與山濤書曰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堪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共荅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增山堂肆考

曰張九齡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於鴿上飛往投之目為飛奴　范傳正李白墓碑曰天寶初名見於金鑾殿草荅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　又劉晏任權潘炎乃其壻雖書疏往來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之節　五代史傳曰李襲吉為晉王書諭梁太祖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我得之附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荅之及翔所荅書詞不工而襲吉

之書多傳於世　宋史傳曰錢昱善筆札工尺牘太祖嘗取觀賞之賜以金花扇及急就章　又曰李之儀能為文尤工筆札尺牘謂刀筆三昧　元史傳曰郝經拘宋十六年及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書記三

原壁藏　篋封　上詳下四　吳志曹公聞太史慈名遺慈書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

增手筆　心聲　後漢書傳曰趙壹字元叔報皇甫規書曰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　下見上

辟掛書　犬達信　陳泰為幷州京邑貴人寄寶貝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于壁不發其封　陸機在京久無吳中家信犬名黃耳機笑語曰能為我取家信乎犬搖尾而去卒達家信

載青泥　吐墨書　東漢記曰鄧訓故吏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至上谷遺訓　神仙傳曰葛玄見買魚若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曰魚已死矣玄曰無害也乃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岸上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

青鳥銜　紫燕寄　李白以詩代書答元丹丘曰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書

與我忽飛去　顧況悲歌曰紫燕西來欲寄書

表心素　寫中襟　張謂寄遠詩曰空流錦字表心素至今緘愁不忍窺　劉禹錫和武中丞寄懷詩曰雲衢念前侶彩翰寫中襟

鯉魚腹中　鴻鴈足下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思　蘇武裂帛為書繫鴈足下

尺牘偏才　刀筆三昧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至於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踈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　下見上

計吏脩敬　功曹却書　蜀郡太守因計吏脩敬於曹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搜得箋奏騰中臣外交請免官治罪帝曰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　表安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有郵驛私請即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矍然而止

下筆稱旨　觀

牘被賜 陳書傳曰趙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武帝之討元景仲也或篤之引為記室知禮文贍速每名製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 下見上書記二

不展家書 悉焚私牘 山堂肆考胡安定公瑗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茹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又厚德錄曰方諫議謹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被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

無日月不觀 遇名諱須避 山堂肆考張文潛每見親友書無日月便擲於地更不復觀 又呂公希哲嘗言凡與交遊書聞其祖父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諱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座未嘗犯其父祖名諱

希閔擅西洛之牋 陳孚振安南之筆 宋史傳曰楊希閔善緘尺趙普守西洛府中牋疏皆希閔所為 元史傳曰世祖命

梁曾再使安南陳孚為副比至詰曰爾以不庭之罪往復三書宣天子威德詞直氣壯皆孚筆也

書記四

原應璩善書記 文章敘錄曰應璩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又吳質別傳云質有才學善為書記

葛龔善文記 後漢書葛龔傳云和帝時龔以善文記知名著文賦碑誄書記凡十二篇

簡書如雨 王粲集阮瑜誄云既登宰輔充我秘府允可文章爰及軍旅庶績惟殷簡書如雨强力敏成事至則舉

紙落如雲 潘岳揚荆州誄云多才豐藝强記洽聞草隷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

粲然耀眼 陸景書曰獲荅彪蔚德音孔昭披紙尋句粲然耀眼

翕然愈疾 見下檄二

過百萬之衆 抱朴子云昔魯連以書下聊城是分

毫之力過百萬之衆也

勝十萬之衆 晉書云荀勗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

書喻皆感悅 又曰劉弘為荊州鎮沔漢每有興發手書相喻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有事人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與書皆不發 先賢行狀云杜安字伯夷年十歲名稱鄉黨十五入太學號奇童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皆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安書後收捕貴戚安開壁出其書示之不罹其患

射書燕將自殺 魯連子云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乃自殺

誤書燕國大治 韓子云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

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

含欣而秉筆大笑而吐辭　陳思王與丁敬禮書

寫情於萬里精思於一隅　傅咸紙賦詳紙以上北堂書鈔

八行之書　馬融書曰書雖兩紙八行云云

三歲之字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寓子西　子産寓書子子西使告范宣子

貽子産　鄭鑄刑書叔向貽書子産

空函大怒　桓温將以殷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荅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温大怒之

點竄愈疑　曹公與韓遂書多為點竄如遂改定之者馬超愈疑

通草書　魏文帝命劉廙通草書廙荅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分是以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書

奉咫尺

廣武君謂韓信曰君若使一介奉咫尺之書注簡牘或長咫尺者也

心存尺書 劉琨上書曰南北迥邈同契一致心存尺書

手答書疏 陶侃為荆州閫外多事千端萬緒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留滯

公車待詔 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

不封遺書 秦二世使遺趙王書不封欲使君臣相疑

不發私書 郅都公廉

使執訊而與 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告趙宣子注執訊通訊問之官

夙夜懶而不作

洪喬傳而是棄

李陵之答蘇武用嗣德音

嵇康之達山濤以絕交道 以上白帖

增丈尺書 說苑正諫篇曰張祿曰夫秦者四塞之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丈尺之書寄語我秦王我往而過焉固君之入也盖嘗君為書寄秦王往而大

遇　小紙書晉書傳曰何曾為三公有以小紙為書者敕記室勿報　鴿繫書見前

豫章書李白詩曰南來不得豫章書　長葛書杜甫詩曰長葛書難得　妻

不寄書山堂肆考王良為司空司直妻子俱不入官舍司徒史鮑恢到東海過候良家妻布裙曳柴從

田中歸恢曰我司徒人也故來受書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歎息而去　壻不開書見上

試自為文蜀志曰先主辟馬良為掾後遣使吳良請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

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

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大待之　各以意作後周書傳曰柳慶侍父僧

習為潁川郡地接鄴都將選官多求請託僧習謂子曰

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荅汝等各以意

為吾作書慶為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若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大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

再拜受書

孔叢子雜訓篇曰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受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箕踞發書

皇甫謐高士傳曰光武徵嚴光至司徒侯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床上箕踞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痴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遣所來何言子道曰公聞先生至欲即詣廹於典司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得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吾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音

辭流暢　宋書傳曰徐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　辭義高遠　韓愈荅山人書曰足下猶

復以為可教貽損道德乃至手筆簡

之辭義高遠足下於故舊之道得矣　荅絕交書　南齊書傳

曰周顒字彥倫素善尺牘沈攸之

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顒裁荅　草荅蕃書　見上　得

書稱善　唐書魏徵傳曰武陽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旣聞徵所為因促名之

啟書歎息　摭言曰唐大順中顧雲同羊昭業等脩史時劉子長僕射有清名昭業求高逢休諫議為

先容謁之雲潛啟之閱一幅但云昭業等擬將一尺

三寸汗脚踏龍尾道并無一語及雲雲歎息而已

不數附書　李翱荅獨孤舍人書曰所不數附書者因性頗慵懶便一切晝斷祇作報書　不

即荅書　容齋隨筆曰士大夫得友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荅者嘗記白樂天有老慵一絕句云豈是交

親向我疎老嬾自覺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絶愧嵇康索報書

飛皃寄書 唐陸龜蒙東飛皃詩曰載得尺錦書欲寄東飛皃

鸚鵡報書 賈至度隴有思家詩曰隴山鸚鵡能言語為報家人數寄書

報李密書 唐書傳曰李密自謂主盟遣將軍張仁則致書於帝呼為兄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而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卒未能東畧吾寧推順使驕其志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密大喜

披贈錦之英華 劉筠回頼州曾學士啟有曰適將欵叙俄辱誨函披贈錦之英華徒知誘進示巽牀之謙旨殊匪為他

聞心聲之清切 黃福奉陳貳卿書曰潘續云曾有幕府之鷺絨已葬神投之魚腹竟不知二楷先生所載云何既不得瞻手澤之光華又不得聞心聲之清切

飛書走檄用枚皋 見上文章三

飛書走檄徵

陳琳崔祐甫穆氏四子講義記曰刻石銘座者取崔蔡論都及政者宗班固飛書走檄若徵陳琳

筆不停綴文無所改南史傳曰蔡景歷對使答書文無所改詳敏速　下筆輒成未嘗定稿梁書傳曰范雲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稿時人至疑其宿構　飛書之急馬上立成席豫見敏速　書檄露布馬上占辭許收見敏速

日得百函應對無廢見上　日百餘牒皆合事宜山堂肆考後周中書監盧柔太祖嘗引為行臺郎對掌機密時汝穎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來日嘗有數百牋柔則隨機裁答皆合事宜

書記五

原書漢鄒陽上書梁王曰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神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昔玉人獻寶楚人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故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女無美惡入宫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故百里奚乞食於道穆公委

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借譽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昔魯聽季孫之説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懐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乗之權假聖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致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竒而為萬

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　後漢班固上書東平王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將軍膺千年之任躡先王之蹤體弘懿之資據高明之埶昔卞和獻寶以雁折趾屈子納忠終於沈身已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彌章

齊陸厥與沈約書問聲韻曰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咏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

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吕必責其一人也　梁簡文帝荅張纘謝示集曰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元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宜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

入樓時命親賔乍動嚴駕琿璪屢酌鸐䳄騄傾伊昔三邊久留四載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遥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又荅新渝侯和詩書曰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絶九梁插花步揺為古高樓懐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絶親致英奇故知吹簫

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曲筆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元帝荅劉縚求述制旨義書曰學山學海未臻其極為龍為光或從王事所賴昔經陜服頗足良書憑几據梧靜供遊目枕中之記即用為枕帷前之帙仍可為帷對此自娛敬而待命叩而必應已謝懸鐘汲而無竭復乖井養　劉孝綽荅梁元帝書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預覩寸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辭賦悉與楊修未殫寶笥顧慙

先哲　江淹詣宋建平王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蓬戸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寧當争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劉之遴與劉孝標書曰間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纒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賾鉛摘既畢殺青已就義

以類聚事以羣分述作之妙楊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雅之思安能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為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疲於精力宜令吾見此異書

劉孝標答劉之遴借類苑書曰

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疊疊於緗紈閲微文於殘竹嗢飫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為輿天之為蓋靡測廻塘莫辨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

周流墳索詳觀圖牒捌管聯冊纂玆英奇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巽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冀藏山之石播於士大夫哉　增唐張九齡上姚令公書曰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不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已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盈虛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

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　李嶠上雍州高長史書曰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汚隆故其處則閉重元坐虛白龍蟠鳳峙桂馥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摛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名日月争明撫八翼而登泰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後始終亨吉進退利貞嶠當休明之期推去就之分滄州寥邈未徵嘉遯之文閶闔洞開不列亨衢之步顧嘗希仕尺寸狗禄斗升胥僕之與鄰奔走之為役婆

娑塵垢之中踸踔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然以守其愚直任此拙宦入門無爲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生平琴曲惟以下調相哀疇昔朋遊詎有中人見識自獲忝微班預聞賤事佩紛綸之雅訓承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曽越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瞹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乏處囊之地雖願披心膽進款誠雲漢逾邈風流遂遠夫容果有能不孤彈鋏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

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殷勤於知已者也伏惟君侯
日門翔照天池撫翼廚開銘鼎庭列歌鍾吐亹亹之言
植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
流於心鏡粤若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八或
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啟乃回天奬憑紫樞而目送南宫
秘省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揮成俗固已羽儀振鷺黼
藻羣龍者焉下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刺
方致維桑之禮賫帛翹車幸枉錯薪之薦愷悌之慈允

洽數朕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辭農下邑布光柬辟猶
是貧女舊鄰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之質未改
提獎之恩已別昔時薑桂早得因地而生令茲桃李翻
以無言受棄豈非時享其會命塞其通者乎顧君侯重
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辟之契洽以黃金之言
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取義之實輕
若鴻毛節下有狗生之士矣

檄一

原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敫聲　劉熙釋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　增文心雕龍檄移篇曰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兵先乎聲其來已久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即檄之本源也　又曰暨乎戰國始稱為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　又曰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使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

此其要也　又翰林論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諭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潛確類書諭令皦然曰檄　玉海檄兵書也晉使呂相絶秦檄書始於此漢以後方有題

檄二

原史記曰張儀魏人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儀盜之掠笞數百既相秦為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　漢書曰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居上前怠慢嘉為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於上

上曰速往吾令名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　東觀漢記曰光武數名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又曰隗囂故宰府掾吏善為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　又曰廬江毛義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　典略曰陳琳字孔璋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

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製翕然而起曰此愈吾病數加厚賜　魏志曰孫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招喻多放所為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母潛登屏上窺既知其謀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　李克起居誡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且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擬能者　増山堂肆考房玄齡為秦王世民記室出入十

年軍符表檄駐馬立辦文約理贍初無草藁　令狐楚
薦齊若表曰倘引在幕下列於賔佐使其馳一檄飛一
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　又盧汝弼為
梁移檄於李克用中有句云自朱邪之板蕩致赤子之
流離謂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筆　玉海熙寧六
年瀘州羅晏夷叛詔中書檢正官熊本察訪以便宜從
事七年瀘夷平上勞之曰檄奏贍詳近世鮮有　元史
傳曰趙辟至元元年帝欲為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

旨乃台辟為之文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

檄三

原至漢國 入燕營 項羽檄漢高祖 魯仲連檄燕將 起相如 為彭澤 司馬相如以木為書刺外國之尹下 詳見上檄二毛義事 以上俱白帖 增吹火催秉燭草 北齊書曰高祖西討命李義深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孫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置相府主簿耑典文筆 明紀張佳胤萬歷十年兩浙市民變作乘夜掠諸巨室且偏火光燭天張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剷益甚乃用兵梟五十餘人諸無賴皆鳥獸散 琳瑀擅聲 彭楊並美 文心雕龍曰琳

瑀以符檄擅聲　李商隱樊南甲集序曰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目曰韓文杜詩彭楊草檄

磨墨馬上占辭

北史傳曰荀濟字子通世居江左初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下見敏速

嵇不起草　顧以口占

太平御覽嵇氏世家曰含字君道為中書郎書檄雲集含不起草　陳書傳曰顧野王博洽閑佚景之冠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立草

遠近咸聳　本州獨完

山堂肆考鄭畋與涇原程宗楚鄜延李孝恭等盟誓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紉門及畋檄出遠近咸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黄巢大懼不敢西向　又鄭綮補廬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為斂兵本州獨完

蠻落復平　士氣皆起

又李夷簡從紉南嶲州刺史王顒積奸賦致蠻叛去

衷簡逐類作檄諭釁禍福釁落復平　王氏類苑王鐸為諸行營都統移檄天下先是諸將皆莫肯先破賊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由是巢戰數蹙

劉曉大義　俱愜元理　玉海劉昌裔建中中曲環方攻濮州表昌裔為判官為環檄李納劉曉大義環上其草德宗異之　唐書傳曰李巨川為華州掌書記時茂貞犯順天子駐蹕於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慮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匡王室四方書檄酬報輻輳巨川灑翰陳詞元理俱愜昭宗深重之時巨川之名聞於天下

檄四

原應詹作檄見者慷慨　晉書云應詹遷南平太守王澄為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為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

趙曄

奉檄心恥厮役 謝承後漢書云趙曄少嘗為縣吏奉檄送督郵曄心恥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資中縣名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

易雄列王敦罪 鄧粲晉書曰舂陵令長沙易雄距王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城陷為魏人所虜送詣敦以檄示雄雄曰有之但雄力弱不能扶翼本州匡救國難以此慙恨爾

陳琳書魏武罪 獻帝春秋云太祖平鄴謂陳琳曰君昔為本初作檄書但罪孤而已何乃以及父祖耶琳謝曰矢在絃上不得不發也

羽檄三至 魏志云袁紹以董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賈昭厚待之因用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

書檄立成 王隱晉書曰孫惠為東海王越記室掌文疏豫參謀議造檄驛馬偃之應命立成 以上北堂書鈔

增

見檄流涕 晉書曰元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周馥於壽春安豐太守孫惠率衆應之使謝摛為檄摛之故將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詞摛聞之遂毀草旬日馥衆潰

捧檄流涕 山堂肆考李愬擒蔡李祐詔釋之愬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唐禁兵也祐捧檄流涕

蹋折郡檄 晉書曰張軌為涼州刺史時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州自以才力應之陰謀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軌遣主簿奉表詣闕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郡檄排閤入諫軌默然從之

不草偽檄 白居易李公家廟碑曰公名紳李錡盜據京口公寓居無錫會擢第東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强以草檄絕筆不書

謂天上人 李德林見詔二

天供我筆 上見

文檄豪健 山堂肆考裴度表舒元輿掌輿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

檄奏贍詳見上　傳檄諸國通鑑開元三年監察御史張孝嵩陳磧西利害請察其形勢十一月攻阿了達於連城屠其三城俘斬千餘級了達逃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威震西域勒石紀功而還　馳檄比州山堂肆考時朱泚亂崔造輒馳檄比州發所部二千以侍命德宗深嘉之　馳馬立辦見上　應馬上急見上　傳檄河北唐書傳曰顏杲卿安祿山反時真卿在平原約共起兵討賊乃斬李欽湊械賊將高邈何千年送京師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　馳檄諸道又曰王景崇黃巢反偽使齎詔至景崇斬以狥因發兵馳檄諸道合定州王處存連師西入關問行在貢輸相繼　覽檄矍然又曰駱賓王初為徐敬業府屬為檄傳示天下斥武后罪后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

然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

覽檄大喜 見上

檄如流星 李白古風曰羽檄如流星

檄如飄風 又送羽林陶將軍詩曰飛書走檄如飄風

檄如雉走 杜牧平党項表曰雉走檄書遠近同至

檄如狼毒 山堂肆考王弘義再遷左臺侍御史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慴弘義輒自詫曰我文移如狼毒野葛

投檄討賊 吾學編傳曰王守仁字伯安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急走小舸還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名江西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至京師及湖廣廣東廣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

移檄捕奸 明紀漫錄曰龍宗武泰和人附江陵躐致少參嘗恊吳士期閑空舍至食衣被死江陵敗戍廉州着伍兩月而逃乃移檄江右捕之宗武素驕氣盛見予檄有昔幸脫兩觀之誅今

復逭三苗之竄批鱗義士尚尊君命以投荒舐痔邪臣反貌王章而離伍遂發狂疾號呼奔走自投廁中食穢物醫治罔效

文檄皆出其手

唐書傳曰賀德仁開皇中為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及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書檄皆出其手

吾學編傳曰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初在潘府飛書走檄皆出其手

檄五

原檄文漢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文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彼豈樂死惡生與巴

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魏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操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收

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剥元元殘賢害善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黄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犄其後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消滅者　又檄吳將校曰孫

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汚簡墨謂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丞相衘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聖賢之德也鷦鳩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　魏鍾會檄蜀文曰今主上

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令邊境乂清方内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

晉孫惠為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曰穎稟性强暗增

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猛政遂使恣睢殺活由已疾諫好讒小人滿側官以賄成位以錢獲囚以貨生獄以幣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案頴之罪書記未有禍甚叔帶逆隆魯桓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為弟則不順為主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　庾闡為郗鑒檄青州文曰蓋天地有盈虛之期皇代有盛衰之會姬文至聖猶西患昆夷周宣哲王而北難玁狁天步禍亂有自來矣是以石勒因曩者之弊遇皇綱暫弛遂陵跨

神州剪覆上國二十餘載毒流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
滅而石虎窮凶襲其餘業内肆豺狼之暴外有無辜之
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為和氣之民而不蒙太陽之施弃
波於海岱之間逼廹於寇戎之手行者窮征役居者困
重賦死生契濶良難為心　又檄李勢曰告巴蜀士民
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睹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
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弛㩳勒窮凶肆暴神州李
劉啟逆竊逼岷川巽以不才任符分陜未能仰宣皇恩

拾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疚如疾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鑒誡信誓之明有如皦日　又為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剪覆舊京窮凶極逆僞號累祀百姓受殃没之酷王室有黍離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興誰尅舊物羯帥石虎借襲凶業負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忠順之士懷仁抱義含膽飲血離其禍酷心存

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荆州刺史都亭侯巽高旗連雲組練映日運孫吳之籌挍尚父之略莫不張膽咀鐵人思自奮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飈之掃落葉也　梁元帝伐侯景檄文曰粤若梁興五十餘載平一宇内德惠攸長仁育羣生義征不服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邵之賢衛霍辛趙之將叱咤則風雷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凶

奴叛臣嗚鏑餘噍冐干貨賄不知紀極敢興逆亂梗我
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者結怨江干遠適單于虔劉
我人民離散我兄弟臧獲之人五宗及賞搢紳之士三
族見誅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
雷震風駭直指建業按劒而叱江水為之倒流抽戈而
揮曒日為之退舍如駟馬之載鴻毛奔牛之觸魯縞
後魏魏收檄梁文曰夫辰象麗天山嶽鎮地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貳帝

王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所行孰云能易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脩禮讓以止訟舞干羽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元功潜運至徳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惟彼吴越獨阻聲教侯景豎子本無土業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孰圖身而偽朝大小幸灾忌義主荒於上臣𡚁於下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雖有賊臣

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湏彼既連結姦惡斷絶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是以吴侵齊境遂致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懐貞陽以猶子之親當戎首之任非但力屈道窮亦將路無還蜀兼復挾于垂翅俱在籠樊雖復貪利茍得背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黄雀而忘深井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旣往之難

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里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令其時堪乘便計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曽習軍旅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懲則叛遲而禍大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横使江黄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露霧之中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將恱躁之風俗任輕薄之

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月難起腹心强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鷇無用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漏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阨我乘其弊方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宫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𨍭轢劔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而動見機而作歸欵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相俟必以楚材終為晉用也　陳徐陵檄周文曰

主上恭膺寶歷嗣奉瑶圖旣稟聖人之材兼冨神武之畧乂安兆庶共靖戎華用戢干戈永銷鋒鏑况復追惟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感盤餐之恵年馳玉節之使歲降銀車之恩庶使懷音微悟知感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翊從瀟湘空竭關隴荆梁左右漢沔東西籲地呼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愴滿堂百姓為心彌切宸扆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德茂勲髙威著荆湘化覃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嘘而定壽陽席捲江淮

無淹弦望　增唐駱賓王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文粹作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集作遂海內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文粹作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唐書作□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邊唐書作班聲動而北風起劒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茲

一作此 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集作以此攻城何功一作城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唐書作或家傳漢爵或地叶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文粹作何託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功文粹作圖無廢舊文粹作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唐書作裂山河若其集作或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 李商隱為濮陽公檄劉稹文曰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旐以歸洛師秉象笏

而朝魏闕必當勲庸繼代富貴逼身無爲鄴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儻尚淹歸欵未整來軒集作轅戎臣鼓舞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科頭擊手者動以千羣兼驅挽虎之材官仍率射鵰之都督感義則日月能駐扨憤則沙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將集作兼水灌魏趣邢郡趙出洛州分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粮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

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殘集作餓殍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飇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衝梯喪貝躪陵飛走之期既絶投戎一作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為明時之哂集作戮笑静言其漸良以驚集作䰟魂令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惟鑒前

代之成敗訪歷集作用事之賓寮思反道敗德之難念順
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餧劉氏之魂勿汚
潞人之俗封帛增欵含毫益酸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成
敗之舉慎惟圖之

移一

增文心雕龍檄移篇曰故檄移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
革則逆黨用檄順命用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用
意小異而體義大同也　又曰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

往而民依者也相如之難蜀父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馬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

移二

原後漢書曰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忌方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喬瑁乃詐三公移書傳檄州郡説董卓罪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　典略曰衛裒字叔遼脩行至孝州郡嘉之時有

白波賊衆數萬人官兵誅討不能平而言使襄要我願解散於是襄為書移即平定　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臨寶屍沈江不出戴詳移告河伯諸神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　增南齊書傳曰孔稚圭字德璋周彥倫隱於北山後應詔出為鹽官令欲過北山乃假山靈之意移書於北山　梁書傳曰裴子野普通十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為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事體大召徐勉周捨劉之遴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並歎服武帝目子野

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　唐書傳曰韓朝宗楚故城有昭王井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無恙人稱韓公井　又曰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患命塞陷穽移文嶽神遂不為害　唐文粹有司空圖移雨神文　宋文鑑有宋白移三山文　宋史傳曰李肅作代周顒荅移北山文弔幽憂子文病雞賦意皆有所規焉　宋訥題晦菴除秦檜祠文後曰徽國文公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熙中提舉浙東常平因

以公文移郡除去之也　金史曰天興二年詔尚書省移書恒山公武仙進兵帝覽書問誰為之右丞完顏仲法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元耶召見惜擢用之晚　明紀夏原吉治水至湖州宿慈感寺先是潮音橋下有蚌常浮水面吐珠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是夕化老嫗攜美女訴於原吉公書一詩授之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訟曰聘鄰女久無賴以大人書相抵公憶其為慈感蚌之仇也為文牒海神次日大風雨震死

一蛟於潛溪之北　明詩紀事謝肅字原功上虞人出按漳漳有虎患移文境内之神即日遯去

移三

原移文漢劉歆讓太常博士移文曰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讓之曰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信口説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

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廵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忘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皆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

梁簡文帝荅穰城求和移文曰屬彼數及傾亡運逢瓦解石言水鬬實驗地凶飛絮雨粟還符天怪故淪俗駿奔遺黎南請所以皇略北征事同拯溺慰百姓之

未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襁負埽地來王而向化之黨忽覽令移咸以陶兹禮樂重覩衣冠已變伊川之髮兼削呼韓之袵寧當生入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我求蒙行人遠届實亦勞止想近察時機遠詳圖緯早去中原遽反桑梓旋地脉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三姓二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達元象將恐衛將之師復有狼居之戰應侯之討更覩陰山之哭

任孝恭荅魏初和移文曰蓋聞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拯民

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靜難明異時而同致信殊政而一
揆我皇屆茲上聖承彼百王卷六合而包容弘二儀而
覆載照髙日月澤富雲雨値魏氏紛綸亟離星晷競尋
干戈爭以廢興王無卒歲相不浹辰隻馬泣師月陳庭
闕裹糧請救日欵關扉故屢動雲旗再驅蒼兕同小白
之存亡等任好之繼絶匹夫是讐尺土非利然百戰百
勝猶苦四民九拒九攻終勞萬姓納隍之念無忘日昃
李陵失律暫摧羽翮同孟明之反秦似荀罃之歸晉并

脊來移聞之委曲知彼當鮮得人兆龜有主欲偃兵戈式敦雅好鶴鳴九皋戾天已響出其言善良以欣然輒勒緣邊屯戍各息烽警旗旌畫捲刁斗夜停混雞犬於四隣接桑麻於二境　陳徐陵為護軍長史王質移文曰比金風已勁玉露方團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孤旌不返隻騎無還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民墊仍歲緼隆粒粟貴於隨珠分糜乏於齊鼎且氏羌旅距已跨伊瀍戈甲憑陵方蹦汾潞刺虎之勢時期下生拾

蚌之機彌驗蘇子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皦日豈惟風雨之旦猶救匹夫胥夢之言無朕幽壤賊華皦近以臨蕃有譴作牧無章既懼檻車之徵便憂齊斧之戮遂乃治兵楚夢竊載干戈傍引西戎共謀東夏偽周遣其衛國公宇文直等總統獯獫為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郢城逆豎浮舟同趣夏浦王師檥櫂素在中流羣帥争驅廱時殲蕩燕冀寳馬縱横七澤之中荆楚樓船彌滿三江之上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皦擢自眀微叨居蕃翰

情悕犬馬罔顧恩靈翻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間諜具彼鄰謀乃授冬官即為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和與國之情猶兾無失　又移齊文曰頃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寇平殄同懷慶悦眷言鄰睦深副情佇夫天網之大固無微而不擒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於戎王傾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關非厥英圖殆難戡戮況復洞庭遐曠兵食殷阜西窮板屋北罄氈廬聲冠苻姚勢兼聰勒庸蜀寶馬彌山不窮巴漢樓船陵波無際我

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暮致行明罰為風為火殪彼蒙衝如霆如雷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沈沙棄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譬睢水之無流原隰窮奔等陰山之長哭於是黑山叛邑諸城洞開白虜連羣投戈請命長沙鵩鳥靡復為妖湘川石燕自然還儛克翦無算縲禽不貲欲計軍俘終難巧歷所獲龍駒驥子百千其羣更開首蓿之園方廣騊駼之廄於是衛霍甘陳虬髭瞋目心馳隴路志飲河源乘勝長

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溫不武棄彼關中殷浩無能長茲羌賊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邊亭東略鹽池為齊朝而反侵地此政亦翦妖氛未窮巢窟便聞慶捷愧佩良深

圖一

增唐呂溫地志圖序曰紛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　玉海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

圖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圖至約也

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古之學者為學有

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　又曰翱

翔周覽一息千載　宋吴淑上言請令諸轉運使每十

年各畫本路圖曰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

輪廣如指掌而斯在

圖二

原河出圖聖人則之易繋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心之謀書之

謀也張衡圖序　河出馬圖禮運云山出器車河出馬圖　河出綠圖隨巢子云殷滅周人受之河出綠圖也　鳳銜圖春秋運斗樞云黃帝與大司馬容光觀鳳銜圖置黃帝前　龜負圖尚書中候云元龜負圖而出　龍圖玉檢河圖云舜即位黃龍負圖而出黃玉為匣白玉為檢　龍圖金縢劉楨魯都賦云君乃考王道之去就覽萬代之興衰發龍圖於金縢啓洛典於石扉　披圖視典穆天子傳云天子至於崑崙之丘披圖視典觀天子之寶器　按讖披圖曹植魏德論云名儒按讖良史披圖　授益地圖尚書緯云西王母授益地圖於舜　披輿地圖後漢書云鄧禹從上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　畫地成圖漢書云張安世子千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光問千秋戰

闕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積石作圖

異苑云諸葛亮於漢中積石作八陣圖

地域圖

裴秀地域圖序云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域圖十八篇按晉書裴秀傳云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

方文圖

晉諸公贊云司空裴秀以舊天下大圖用縑八十匹省視既難事又不審乃裁減為方文圖以一分為十里一寸為百里從率數計里備載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

負勝圖

黃帝玄女兵法曰禹問於風后曰古有黃帝負勝圖六甲陰陽之道今安在風后曰其圖黃帝藏於會稽之山下其穴深千丈潤千尺鎮以磐石求之者亡視之者

盲致難

兵雲圖 益部耆舊傳云楊申有兵雲圖時竇憲將兵在外太守高安遣工從申寫得也圖以進憲申口授以成圖以上北堂書鈔

增山海圖 畫史會要禹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使益圖而記之名曰山海經陶元亮所謂流觀山海圖是也

九鼎圖 又啟使蜚廉圖百物之象鑄之以鼎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

幼官圖 管子經言幼官篇第八幼官圖第九有五方本圖五方副圖

眞形圖 十洲記臣先師谷希者昔授臣崑崙鍾山蓬萊山及神洲眞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知故人此書尤重於嶽形圖矣

金城圖 漢書傳曰趙充國至金城圖上方畧

寰瀛圖 韻府陳季卿舉進士十年不歸於青龍寺値終南山翁壁間有寰瀛圖季卿尋江南路歎曰安得自此歸翁折竹葉置渭水中曰注目於

此熟視一舟甚大登舟句餘至家

王會圖

又唐太宗諸國朝貢作王會圖

帝鑑圖

明紀隆慶五年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帝鑑圖說

百忍圖

玉海深寧叟百忍圖述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忍之少時福祿無期又曰習忍可以知容如此者其張公藝乎書忍字至百餘馬家親而天下踈忍於外易忍於內難公藝處家之心推之治天下裕如也

百官圖

歐陽脩范文正公神道碑曰知開封府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不察

君臣圖

唐會要曰陸贄著君臣圖要三十卷

師友圖

元史傳曰趙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意

洛書圖

玉海仁宗御製

集有洛書五字圖一卷

太極圖 見著述

流民圖 宋史傳曰鄭俠監安上門時久旱百姓流移據逐日所見繪圖以獻

飢民圖 明紀萬歷二十二年刑科給事楊東明進飢民圖說

無逸圖 見尚書

豳風圖 宋濂題豳風圖後曰臣濂傳經于東宮若十有餘年凡所藏圖頗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豳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

河渠圖 元史世祖紀曰至元元年詔遣唆脫顏郭守敬巡視西夏河渠俾以其圖來上

鹽場圖 吾學編傳曰彭韶字鳳儀莆田人以刑部侍郎巡視浙江户部言鹽法沮壞即敕公兼理鹽法公繪煮海貧人晒淋熬負折閱明償之苦節為八圖以獻

江陵圖 元明善廉文正公神道碑曰王師渡江下江州急台王入朝令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

洛陽圖 明紀洪武

二十四年十一月皇太子還自陜西意欲都洛陽爲圖以獻

河北圖唐書傳曰李吉甫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一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

西域圖宋史傳曰盛度奉使陜西周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爲西域圖以獻真宗稱其博學

拜洛受圖唐書則天皇后紀曰垂拱四年夏五月庚申得寶圖于洛水七月改寶圖爲天授聖圖十二月乙酉拜洛受圖

瑞石呈圖解縉曰永樂歌辭有瑞石呈圖日月合璧重輪宛然云云

天寳瑞圖高適爲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圖詩序云范陽盧某母琅邪王氏去景龍二載撰天寶回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循環有數應變無窮謂其子曰吾没之後爾密記當逢有道之君必遇非常之主則真圖之製便可上言

仙人字圖宋史傳曰李至母張氏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胸中

禹九州圖 述異記曰魯班刻石為禹九州圖猶在洛城石室山 神輸五圖 漢書藝文志曰神輸五篇圖一劉向云王道得則四海輸之祥瑞也

讖一

增劉熙釋名曰讖纖也其義纖微也 隋經籍志曰漢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妖妄亂中庸之典 唐書李宗閔傳曰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

楊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亂賊非重之也李珏曰治亂當据人事耳帝曰然　文心雕龍正緯篇曰有命自天乃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緑圖昌制丹書其偽三矣　又曰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　又曰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據讖以定禮乖道

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　又曰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絶仲博惜其雜眞未許煨燼　李華質文論曰讖緯之書存而不論　明太祖却黄衣者歌曰明理者非鬼怪可惑守義者非讖緯可遷

讖二

原號世讖蜀志孟達與劉封書曰夫不經之言而有驗應若號曰世讖也　採讖緯蔡邕叙樂曰世祖追脩前業採讖緯之文曰太子樂府曰黄門鼓吹　讀圖讖東觀漢記曰光武避正殿

讀讖坐廡下淺露中風苦咳也又案光武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於天下

校圖讖又曰尹敏辟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

譏圖讖又云桓譚譏訕圖讖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以讖決何如譚不應

亡秦者胡史記云秦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

代漢者魏蜀志周舒字叔布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

勒都襄國異苑云石勒為郭敬客時襄國有讖曰力在左革在右讓無言或入口讓去言為襄字或入口乃國字也勒後遂都襄國

循起會稽又云太元末有讖曰循起會稽受會稽二九及安皇肇建旣而孫恩

叛據盧循繼冠十載以二賊叛驗之

臣不為讖　後漢書鄭興傳云光武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光武意乃解

臣不讀讖　後漢桓譚傳云時帝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良久乃得解

魚書狐鳴　漢書陳勝吳廣傳曰勝廣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雲集龍鬬　後漢書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拒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以上北堂書鈔

增閑房記　唐書傳曰道士桓法嗣自

言解圖讖王世充悅之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驅羊狀因說世充曰隋楊姓也於文干一為王王處羊後大夫當代隋之符

推背圖

元史世祖紀曰至元二十一年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畱公式七曜推背圖西太監歷有私習及藏匿者罪之

水丑木

南史傳曰陶弘景齊末為歌曰水丑木為梁字及武帝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

桃李子

唐書曰高祖將與天下歌桃李子

一萬日

隋書傳曰劉昉時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昉並與之交數相往來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事泄下詔誅之昉妻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王為萬日天子

十八子

吾學編傳曰谷庶人橞洪武二十六年建邸宣德建文初靖難兵起走還京師守金川門見太宗麾蓋開門迎降已而改封長沙驕橫日與都

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等謀為作讖書以為有十八子云我為皇十八子陰傳播惑衆徼至京師廢為庶人

名在讖書

唐書傳曰張亮公孫常曰我兄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在讖書亮既悅會陝人常德發其謀伏誅

身應圖讖

歐陽脩言於上曰狄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道路傳說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而陛下未之聞也

黃旗紫蓋

吳志注江表傳曰初丹陽刁元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元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

白馬青絲

南史傳曰侯景至朱雀航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讖

白馬素羈

魏畧曰令狐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又有童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

凌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于王答謝

黄塵皂莢 南史曰梁末有童謡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黄塵起黄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及僧辯滅羣臣以謡言奏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而不解皂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説者以為江東謂羖羊角為皂莢隋氏姓楊羊楊也

檢點作天子 宋史太祖紀曰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檢點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檢點命太祖代之

負扆飛天歷 元史文宗紀曰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茆曲有負扆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年紀號寔與之合此實受命之符乞録付史館頒告中外詔令雜議之翰林諸臣議以為唐開元間太子賓客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元降鑒方建隆基為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而宋儒司馬光斥其採偶合之文以為符瑞今弘景之曲雖若偶合從其所合恐啟讖緯之端非所以定

民志事遂寢　方建隆基見上　作讖聖日楊儼皇讖賦曰彼東昏之舊城易美號于新室似興廢之有時而圖讖之預出何以明而易昏符作讖於聖日　乘雞登寶位明紀齊梁之季誌公有偈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有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說若西屬雞乘雞若壓雞之上為戊申太祖登極之年也即以其年幸汴梁戊屬犬又明年為庚戌是跨犬也　逐燕日高飛又建文時有謠云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入帝畿以為燕王之讖也

符一

增劉熙釋名曰符付也書所敕命於上付使傳行之也

漢書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

杜詩上疏曰兵者聖人所慎舊制發兵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昭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偽無由知覺書奏從之 文心雕龍定勢篇曰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 潛確類書曰孚合曰符

符二

原刻玉符史記呂不韋傳曰華陽夫人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絶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泣涕曰妾幸得充後宫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

適嗣

銅虎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黃帝合符 史記云黃帝合符釜山索隱曰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猶禹會諸侯於塗山然也

漢帝奪符 漢書云楚圍成皋漢王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北度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奪其印符麾召諸將往擊齊趙

舜合己符 呂氏春秋云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是以知其能也

勝敵之符 六韜云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卻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

得邑之符 詳上

王母之符 帝王世紀云昔蚩尤無道黃帝討之于涿鹿之野西王母遣道人以

符投之黄帝乃立請祈之壇親自受符視之乃昔日夢中所見也即于是日擒蚩尤

玄女出符 河圖記云玄女出行信符黄帝得之以剌蚩尤

投河逆流 抱樸子云葛仙翁為丹書符投江中順流而下次投一符逆流而上次又投一符不上不下停在中流二符皆為就之

擲屋風靜 搜神記云吳猛有道術嘗守潯陽參軍周家有狂風暴起猛即書符擲屋上須臾風靜

青符壓鬼 列仙傳云漢武帝時殿下有怪常見朱衣披髪相隨持燭而走帝謂劉憑曰卿可持此否憑曰可乃以青符擲之見數鬼傾地帝驚曰以相戲耳乃解之

介象知其謬語 神仙傳曰介象見市中門戶有道家符悉能讀之知其謬語

應詹佩以周旋 王隱晉書云應詹少多患淳于知乃為符使佩之其文云惟茲實錄降自昊蒼佩以周旋萬壽無疆以上北堂書鈔

增麟符 唐書輿服

志曰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左右皆十兩京北部留守給麟符左二十右十九

虎符　玉海建炎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癸卯改鑄虎符

壺公符　神仙傳曰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名軍符名鬼神治病玉府符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

誌公符　南史傳曰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中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梁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語默不倫好為讖記所謂誌公符是也

青龍符　隋書文帝紀曰開皇七年四月癸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十五年五月丁未制京官五品已上佩銅魚符

玉麟符　又傳云樊子蓋為河南內史文帝命留守東都曰社稷大事終以委公凡可施行不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比之蕭何寇恂云

木魚符　又文帝紀曰開皇九年閏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

雄一十月頒木魚符於京官五品已上

銀莬符

唐書高祖紀義寧二年四月停竹莬符頒銀莬符武德元年九月改為銅虎符

投符召魚

神仙傳曰王子者姓韋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出每與弟子行各九泥為馬閉目乘之日行千里臨淵投符魚鱉之屬悉來上岸

著符致鳥

又曰尹軌者太原人也博學五經晚乃入道年數百歲有怪鳥止屋上為書符着鳥所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

符能致遠

又曰李意期者本蜀人世傳見之漢文帝時人也人欲遠行速至者書符與之并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至

符可愈目

宋史傳曰王仔昔致和中徽宗名見賜號沖隱處士帝以旱禱雨遣黃門持紙屬仔昔畫日忽篆符其上乃細書焚符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蓋帝默祝為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即愈封通妙先生

終軍棄符

漢書傳曰

終軍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相為銅虎竹使符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出入關關吏與終軍繻軍棄繻而去後為使建節出關關吏識之皆曰此乃前日棄繻生也

郭丹買符太平御覽漢記曰郭丹字少卿初之長安買符以入函谷關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矣後卒酬其志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七